

列 宁

社会民主党
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第 二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ДВЕ ТАКТИК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本书译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
这次排印大十六开本时，由译者根据原文又重
新作了一次校订。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編譯局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16}$ • 印张 10 $\frac{1}{4}$ • 字数 89,000

196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7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1001 • 556 定价（二册共）（五）1.30 元

十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没有保持住新“火星报”所采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仅仅“从下面”,而不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行动)。容许起义而不容许胜利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未免荒谬得太刺眼了。因此,决议就给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对问题的解答加上一些附带条件和限制。我们来看看决议在下一段中叙述的这些附带条件:

“实行这种策略(“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当然决不是说,专门为了促使起义扩大和政府瓦解,也不宜于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区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公社。”

既然这样,那就是说,在原则上不仅容许从下面,而且容许从上面行动了。那就是说,尔·马尔托夫发表于“火星报”上(第93号)的那篇有名的杂文中所提出的论点是推翻了的,而“前进报”的策略,即不仅要“从下面”行动、并且要“从上面”行动的策略,却被承认为是正确的了。

其次,夺取政权(哪怕只是局部、暂时等等的夺取)显然不仅要有社会民主党参加,不仅要有无产阶级参加。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只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积极参加这个

革命的也不只是无产階級。这是因为起义，如該決議第一段中所說的那樣，是“人民”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也有“非无产階級的集团”（这是代表會議派关于起义問題的決議中的說法），即資產階級。这就是說，社会主义者和小資產階級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背叛工人階級这一原則，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樣，**被代表會議抛弃了**。“背叛”并不会因为构成“背叛”的行为是局部的、暫时的、地区性的等等而不成其为背叛。这就是說，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和庸俗的饒勒斯主义等量齐观的观点，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樣¹⁹，**被代表會議抛弃了**。政府并不因为它的权力达不到許多城市而只及于一个城市，达不到許多地区而只及于一个地区，而不成其为政府；同样，也不会因为你給它一个什么名称而不成其为政府。这样，新“火星报”所企图提供的**問題的原則提法，就被代表會議抛弃了**。

現在我們来看看，代表會議对它现在已在原則上容許的成立革命政府和参加革命政府的主张所提出的那些限制是否合理。“暫時”（《эпизодический》）这个概念和“临时”（《временный》）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我們不知道。恐怕这里只是在用外来的和“新的”字眼来掩盖缺乏明确的思想这一事实而已。这**看起来**是說得“深奥一点”，其实只是更加曖昧和糊塗罢了。“宜于”在某个城市或某个地区局部地“夺取政权”，这和参加全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呢？像彼得堡这样发生过一月九日事件的地方不也

是一个“城市”嗎？像高加索这样比許多国家都大的地方不也是一个地区嗎？如何对待监狱、警察局和国库等等等等的問題（这些曾使新“火星报”为难的問題），甚至在一个城市里，更不用說在一个地区，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不是也会摆在我們面前嗎？当然，誰也不会否认，在力量不够，起义不能完全成功的时候，在起义得不到彻底胜利的时候，是可能有局部的、城市等等的临时革命政府的。但是，先生們，这和問題有什么关系呢？你們不是在決議中一开头就說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胜利的人民起义”嗎？从什么时候起社会民主党人把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来，去分散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和目标，去引导它作“局部的”斗争，而不作普遍、統一、完整和全面的斗争呢？既然你們自己提到在一个城市里“夺取政权”时是說为了“使起义扩大”，那末我們是否可以大胆地設想是为了扩大到另一个城市中去呢？我們是否可以大胆地希望是为了扩大到一切城市中去呢？先生們，你們的結論和你們的前提一样地靠不住，一样地偶然，一样地矛盾，一样地糊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一般临时革命政府的問題給了一个詳尽而明白的回答。这个回答是把一切局部的临时政府也包括在內的。代表會議的回答則勉强地任意地把問題的一部分划分出来，結果只是**逃避**（但没有成功）整个問題而弄得一团糟。

“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和“临时革命

政府”有区别嗎？如果有，那末区别在哪里呢？代表會議派先生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清的，結果就——这是很常见的事——尽說**革命的空話**。的确，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決議中使用“革命公社”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說革命的空話而已。馬克思屡次斥責过这种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詞来遮盖将来的任务的空話。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詞，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害的华而不实的東西，变成裝飾品。我們必須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說明：**为什么**我們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在将来，在已經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結局而我們对政权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們**究竟**要实现**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摆在政治領導者面前的問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白地回答了这些問題，提出了关于这些改革的完备的綱領，即我們党的最低綱領。而“公社”这个字眼却没有給予任何回答，只是用遙远的响声……或毫无內容的高調来搅乱人們的头脑罢了。我們愈珍視例如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就愈加不容許不分析它的种种錯誤和特殊条件而引用它来敷衍了事。这样做就是重复布朗基派（在他們的 1874 年的“宣言”中）崇拜公社的每一个行动而被恩格斯譏笑过的那种錯誤²⁰。如果有工人向代表會議派問到決議中提到的**这个**“革命公社”，代表會議派将怎样回答呢？他們

只能說，历史上有個工人政府就是這樣稱呼的，它不善于分清并且當時也不能分清民主革命成分和社會主義革命成分，把爭取共和制的任務和爭取社會主義的任務混淆起來，不能解決向凡爾賽實行堅決的軍事進攻的任務，犯過不占領法蘭西銀行的錯誤，等等。總而言之，你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無論援引巴黎公社或者援引其他什麼公社，你們一定要說：**這就是我們的政府所不應當模仿的那個政府。**不用說，這是個很好的回答！然而這樣毫不提及黨的實踐綱領，不適當地在決議中講授起歷史來，難道這不是表明書呆子的說教和革命者的軟弱無能嗎？難道這不是恰好表明你們不成功地竭力歸之于我們的那種錯誤，即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任何一個“公社”都沒有把兩者辨別清楚）的錯誤么？

臨時政府（即不適當地被稱為公社的臨時政府）的目的被宣布為“專門”擴大起義和瓦解政府。“專門”這個字眼，按其本意說來，就是排除其他一切任務，是主張“只從下面”行動的荒謬理論的復活。這樣排除其他任務，又是眼光短淺和態度輕率。“革命公社”，即甚至是以一個城市為限的革命政權，也不可避免地要執行（哪怕只是臨時地、“局部地、暫時地”執行）**一切**國家事務；閉眼不看這個問題，就是愚蠢到極點。這個政權必定要以法律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建立工人監督工廠的制度，舉辦免費的普及教育，實行法官選舉制，成立農民委員會，如此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一定要实行许多改革。把这些改革归结为“促使起义扩大”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玩弄字眼，把需要完全弄清楚的地方故意弄得更不清楚。

新火星派决议的结尾部分虽然没有供给我们什么新材料来批判在我们党内复活了的“经济主义”的原则趋向，但是它从多少有点不同的角度证实了上面所说的话。

下面就是决议的这一部分：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就是说，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应当主动地努力夺取政权，并且尽可能长久地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有限的范围就能大大扩大，那时就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既以自己在整个革命时期对革命进程中一切新旧交替的政府都保持极端革命反对派的态度，作为自己的策略基础，也就能够最好地准备去利用政府权力，如果政府权力会落(??)到它手里来的话。”

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当害怕(像马尔丁诺夫那样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

級擺脫了資產階級的桎梏，就會反過來幫助我們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但是請你們看看，這個思想經過新火星派的敘述竟被糟蹋到什麼地步。我們不談那些細節問題，例如荒唐地假定政權可能“落”到一個把奪取政權看作有害策略的自覺的政黨手裡來，我們也不談歐洲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不是已經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而是根本已經成熟；也不談我們的黨綱根本不知道什麼社會主義改革，而只知道社會主義革命。我們現在只把“前進報”的思想和代表會議決議的思想之間所存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區別拿來說說。“前進報”向俄國的革命無產階級指出了積極的任務：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並且利用這個勝利來把革命傳布到歐洲。決議卻不懂得我們的“徹底勝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謂的“徹底勝利”）和歐洲革命之間的這種聯繫，因而就不提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提**無產階級**勝利的前途，而是談一般可能中的一種可能：“在革命蔓延……的時候”。“前進報”估計到在當前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可以立刻實現什麼，必須首先實現什麼，以作為爭取社會主義的民主前提，從而直接而明確地指出（而且指出的這些話已經載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可以怎樣和應當怎樣“利用政府權力”來謀取無產階級的利益。決議在這裡也不可救藥地做了事變的尾巴，說“能夠準備去利用”，但是說不出**怎樣**能夠，**怎樣**準備，**怎樣**利用。譬如說，我們不懷疑新火星派“能夠

准备去利用”党里的领导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对这种利用的尝试和他们的准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希望……

“前进报”确切地叙述道，实际“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可能”，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在于这两个阶级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一致。在这里，代表会议的决议也没有提供丝毫肯定的东西，而只是逃避问题。在俄国，保持政权的可能肯定地应当决定于俄国本国社会力量的成分，决定于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条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革命传布到欧洲和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二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肯定地会引起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拚命抵抗，——新火星派的决议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反革命势力，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则估计了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意义。如果除无产阶级以外，我们不能同时依靠农民来争取共和制和民主制，那末“保持政权”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希望的，如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会造成这种可能，那我们就应当指出这种可能，积极地号召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提出实践的口号，目的不只是**应付**革命传布到欧洲的局面，而且是**为了**要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去。社会民主党中的尾巴主义者提到“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有

限的范围”，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这个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先进作用了解得很有限而已！

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95号），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统一，这并不等于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也没有意志的统一。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指这个革命是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度。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①。那时，我们面前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进到共和制度，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进到社会主义。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了。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吗？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唯其如此，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

^① 资本主义在自由条件下的更广泛、更迅速的发展，必然使意志的统一很快归于结束，而且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被击溃得愈快，这种统一性就结束得愈快。

在的、階級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唯其如此，我們和資產階級“一起打”的行动就帶有暫時的性質，我們就必須對“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加以严格的監視，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也是絲毫不能加以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可以忘記、忽略或輕視那些就现在來說是迫切的、那怕只是暫時的和临时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暫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輕視，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无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暫時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簡直是反动了。

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需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沒有在綱領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共和制問題在实践上很难和社会主义問題分开（虽然在德国問題上，恩格斯在評論 1891 年的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时，曾警告过不要輕視共和制和爭取共和制的斗争的意义！²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沒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的要求从綱領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問題，因為我們这里談不到共和制問題和社会主义問題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1898 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專門把共和制の問題当做首要問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

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在 1848 年不提共和制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一旦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那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详细谈论这个专政。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使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取得彻底胜利。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附注²²

(1) 请读者回想一下,“火星报”和“前进报”论战时,“火星报”还援引过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一封信。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警告了这位意大利(后来的)改良主义者领袖,叫他不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²³。恩格斯在 1894 年论到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时写道,意大利当前的革命将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火星报”责难“前进报”离开了恩格斯所规定的原则。这种责难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整个说来,“前进报”(第 14 号)^①完全承认马克思把十九世纪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严格分清的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1)自由派

^① 见“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8 卷第 247—262 页。——编者注

大資產階級，(2)激進派小資產階級，(3)無產階級。第一種力量不過是為君主立憲而鬥爭，第二種力量是為民主共和而鬥爭，第三種力量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把小資產階級為完全的民主革命進行的鬥爭和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的鬥爭混淆起來，有使社會主義者遭到政治破產的危險。馬克思的這個警告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恰巧由於這個原因，“革命公社”的口號是錯誤的，因為歷史上有過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反之，我們的口號，即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能完全保證不犯這個錯誤。我們的口號無條件地承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認為它決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它同時又把當前的這個革命**推向前進**，努力使它具有一個最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無產階級下一步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得以最順利地進行。

十一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 大會某些決議和“代表會議” 某些決議的一個粗略的比較

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現在是社會民主黨策略問題的中心。十分詳細地分析代表會議其餘各個決議，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我們僅限於簡略地指出幾點，來証實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

会決議的策略方向和代表會議決議的策略方向之間的原則區別。

就拿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問題來說吧。你們將再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中找到這個問題的完整的答案。这个決議估計到特殊时机的一切复杂条件和任务：要揭露政府让步的虚伪性，要利用各种“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工人階級的迫切要求（以八小时工作制为首要要求），最后，要回击黑帮。在代表會議的決議中，問題是分散在几个地方叙述的：“回击黑暗反动势力”一事只是在关于如何对待其他政党這一問題的決議的理由部分提了一下。参加代表机关选举的問題，是和沙皇制度同資產階級“妥协”的問題分开考察的。不是号召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只是用标有“关于經濟斗争”这个响亮标题的单独的決議来重复（在說了一堆关于“工人問題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占有的中心位置”的响亮而很不聰明的話以后）旧的鼓动口号，即所謂“法定八小时工作制”。这个口号现在显得不够和落后，是一望而知，无須証明的。

关于公开的政治活動的問題。第三次代表大会估計到我們的活動即將**根本**改变的情况。秘密活动和发展秘密机关的事情决不能放弃，放弃这些事情，就是为警察效劳而且极端有利于政府。但是現在已經不能不考虑公开活動的問題。必須立刻为这种活動**准备好**适当的形式，因

而也就必須为此目的来准备下特別的机关——秘密程度較少的机关。必須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社团，使它們尽可能变为俄国将来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据点。

代表會議在这里也把問題弄得七零八碎，沒有提出任何完整的口号。特別令人感到突然的是十分可笑地委托組織委員會注意“安置”合法的著作家。决定“使那些以协助工人运动为目的的民主报纸服从自己的影响”，这是十分荒謬的。我国所有一切合法的自由派报纸（按方向來說几乎全是“解放派”的报纸）都是以此为目的的。为什么“火星报”編輯部自己不开始执行它的这个忠告，給我們作出一个使“解放”杂志服从于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榜样呢？他們給予我們的并不是利用合法的社团来建立**党的**据点的口号，而是：第一、仅仅关于“职业”工会的私下提出的建議（黨員必須参加这些工会），第二、对“革命的工人組織”=“无定形的組織”=“革命的工人俱乐部”进行領導的建議。“俱乐部”怎样成了无定形的組織，这些“俱乐部”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不是党的最高机关的明确的指令，而是些著作家的杂感和随笔。关于党应当怎样开始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轉到全新的基础上的問題，根本沒有任何完整的說明。

关于“农民問題”，党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代表大会制定了“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決議。代表會議制定了“在农民中的工作”的决